

短篇小說 佳作



葉秋貴

出生：民國54年生

學歷：大學畢

現職：美商安泰人壽壽險顧問

創作理念

年輕打工時的創作構想，現在以一種「救贖」的心情完成。

短篇小說

白板

「他媽的，今天又是白板！」阿美粗魯地閣上訂席簿後，口中咒罵了一聲；正在低頭算帳的小玉，心裡知道白板就是沒有人訂席的意思；她抬頭看了阿美一眼又低頭做著自己的事。到這家餐館當出納已經快一個月了，工作上的應對進退大多已經知道得差不多了，什麼走菜、澳洲來的客人、白板…等等，剛開始是滿有趣的。

但是木訥的小玉就是無法和這些女服務生打成一片，在她心底深處是有一點看不起她們的。阿美看完訂席簿後也不理會小玉，就學著模特兒一扭一扭的走到餐廳後邊，和秀秀、美玲一邊化妝一邊和廚師們打情罵俏；小玉一個人坐在櫃臺，一邊算著昨天的帳，一邊想著要如何跟爸媽提出想出國唸書的事，正想得入神…。

「早！」王經理睡眼惺忪地走進來，小玉嚇了一跳，連忙說：

「早！王經理！」

「妳在想什麼啊？」王經理雖然不清醒，但是敏銳的觀察力還在。

「沒有啊！」小玉為了掩飾自己的出神，連忙岔開話題，問道：「經理昨天喝到幾點？」

「12點多，那些人真沒意思，猛灌我酒，喝完了付錢也不乾脆，還說都是我喝的；以後再也不跟他們喝了…」王經理滔滔不絕地說。小玉有點後悔，因為王經理一開口就停不了，只好趕緊

打斷說：「先去吃早飯吧，要收起來了！」王經理走向後面，雖然晚睡晚起，但是襯衫、西褲加上頭髮，都是一絲不苟的；三十多歲了，仍然保持很好的身材；王經理也從來不提自己的一切，像個謎一樣的人；但是聽那個包打聽的阿美說，好像離了婚，還得付贍養費的樣子。秀秀一看到王經理，就討好地說「王子！快喔！等一下客人來了喔！來，小妹為你盛飯。」王經理一屁股坐下，拿起飯碗就狼吞虎嚥，還一邊回答：「今天星期一，又沒訂桌的，看有多少小吃就好了。」說完又低頭猛吃。

「賣甲哈緊，哽到有人會心疼喔！」阿美瞄一眼秀秀，對著王經理曖昧地說。然後就聽到啪一聲！

「唉唷！」阿美被秀秀扎實地打了一下；美玲在一旁傻笑。秀秀則假裝生氣地說：「怎麼可以詛咒我的王子哽到（台）呢？」說完，自己也哈哈大笑了起來。小玉也覺得好笑。

這時老闆和老闆娘走下樓來，大家停止了笑聲；趕緊排椅子的排椅子，放牙籤的放牙籤，大家都在找事做；陳老闆直接走到餐桌邊坐下吃飯；老闆娘則是先到小玉這裡，拿了昨天的帳單，走過去邊吃邊看，然後還不忘問：「小王，你今天又遲到了喔！」

「沒辦法，我昨天喝太晚了。」王經理委屈地說。

老闆娘又皺著眉頭：「怎麼還多送兩份水果？」

「他們幾點走的？」王經理還沒回答，老闆這時趕緊開口。

「快1點啊！我鎖好門都1點半了」王經理可憐兮兮地說。「本來還說要簽單，我只好送水果，收現金。」老闆娘這才放下帳單專心吃飯，大家沈默不語，場面有點嚴肅。等到大家都吃飽了，陳老闆就去廚房看存貨；老闆娘則東看看、西看看，看這些前堂服務生有沒有偷懶，有沒有什麼疏忽的地方，果然……

「阿美啊，妳這桌醬油再多加一些。」老闆娘發現了。「喔！」阿美應了一聲，就一扭一扭地走過來拿瓶子。

「妳幹嘛這樣走路？」老闆娘皺著眉說。

「學人家電視上那些外國模特兒啊！她們都這樣走啊！」阿美理直氣壯地說。

「拜託妳好不好！妳就不要跌倒，要跌倒盤子也要給我接好！」老闆娘有點不高興。阿美吐一吐舌頭，趕緊拿起瓶子去裝醬油；美玲則在一旁發呆，老闆娘問：「妳在幹嗎？」

美玲很正經地說：「我在想，盤子不能掉，這樣很像表演特技耶！」老闆娘花了很大的功夫，才忍住不發脾氣；王經理則在一旁咬著唇，忍住笑；秀秀則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。

老闆正好出來，十分疑惑：「在笑什麼？」

「沒事沒事。」王經理說。

老闆娘用目光看了整個餐廳一眼，似乎沒什麼不滿意的地方，就說：「今天不忙，我要上去了。」

走了幾步，看見老闆還站在原地，就將脾氣出在老闆身上。

「你還站在那裡幹嘛？」老闆娘大聲地說。老闆這才尾隨老闆娘上樓去。大家都收拾好，一切準備妥當，只等客人上門。

時間一分一分地過去，空蕩蕩的餐廳，連音樂都很空虛。12點半了，一個客人也沒有。連阿美和秀秀都不說話了，只剩下王經理的嘆氣聲；這種氣氛，連小玉都緊張起來了。

「今天真奇怪，一桌客人都沒有。」王經理小聲地說。這倒是沒見過的事，連廚師都一個個探頭出來，又被這種氣氛給嚇得退回去了。可以容納30幾桌客人的餐廳，沒有一桌客人，也怪可怕的。

突然咿呀一聲，自動門開了，客人看到裡面的情況不由得一怔，遲疑地站在門口。一時之間，大家竟然也忘了該做什麼！

「今天做生意嗎？」老先生有輕微的鄉音，小聲地問。大家這才回過神來。

「歡迎光臨」此起彼落，喊得比以往還大聲；倒茶的倒茶，拉椅子的拉椅子；秀秀還拿著菜單，一個箭步衝到老先生面前。大家一點也不因為是「小」生意而面露不悅。

老先生手足無措地說：「等一下！」轉身又出去了。阿美忍不住嘆氣說：「怎麼煮熟的鴨子又飛了。」

才一說完，又看到老先生牽扶著一位，一樣手足無措的老太太進來，大家才鬆了一口氣。

王經理帶老先生選定位子後，就開始滔滔不絕地推薦各式菜餚；阿美、秀秀在一旁幫腔、陪笑；美玲則以一貫的傻笑相陪。小玉很驚訝大家的熱情，這比起這一些日子所見到的隨便及馬虎，差了十萬八千里。難道這兩位老人有這麼大的魅力嗎？小玉站起來看一看，這兩位老人很面生，不是常客；穿著打扮也很普通，看得出來不是什麼有錢人。小玉又坐下，心想著：「應該不會點很多吧！」

只聽到王經理將大菜到客飯介紹了一遍，老先生的表情是有聽沒有懂，只好轉頭問老太太想吃什麼？老太太怯生生地對王經理說：「我們很少上館子，隨意替我們配些個菜，再來一瓶高粱！」這可把大家都嚇了一跳。

「高粱？」王經理問。

「是！」老太太堅定地說。於是王經理飛快地唸出他心目中認為適合的菜；三菜一湯，不多不少，兩個下酒菜，一個青菜。老先生一點頭，大家就不知道為什麼地忙起來了，招呼廚房的招呼廚房，拿杯子的拿杯子；大家在忙的時候，小玉悄悄地拿出美國大學入學申請書，仔細地看，不認識的英文還用鉛筆圈起來。心中則盤算著，該如何向父親開口，錢又要多少才夠。她心裡打定主意這兩天就要說了，趁父親心情好一點，而且要從父親那邊開始，因為爸爸比較好講話。其實她也相信，父母親心中雖然捨不得，但是一定會尊重她的決定，更何況自己也一定會想辦法說服他們的…。

「改喝玫瑰紅好不好？」突然聽到阿美一改以往的粗魯，微笑著問：「是比較貴啦，但是比較好喝。順喉好入口喔！」

老先生用眼神徵詢老太太的意見，老太太也點頭了；這時卻見老先生從口袋掏出五張嶄新的千元鈔票，對著阿美說：「今天的菜，這樣夠不夠？」

阿美手一揮，「唉唷，夠啦！又不是黑店說。吃一餐哪有那麼貴！」

老先生則開心地說：「今天把這些錢全部花光光。你們一起來陪我們兩個老的吃吧！我請客！現在也沒什麼客人。多點幾個菜，反正以後沒機會了。」

老太太拉了一下老先生的手，示意他別再說了。

「那怎麼好意思呢？」阿美一邊說，一手已經準備拉椅子過來坐下了。

「真的、真的，一起來，我們兩個老的難得上館子，今天一定要高興、高興；快點，不然我要生氣了！」老先生假裝生氣。

王經理走過來坐下，和人搭訕，與其說是他的職責，不如說是他的天賦。從剛才聽到現在，他終於忍不住，走到老先生旁邊，一邊哈哈大笑，一邊不客氣地坐下。

「老先生要常來啊！我們的菜不是蓋的，高貴不貴。哈，哈，哈。」

嬌小俐落的秀秀，見狀也拿了幾副酒杯和碗筷過來。有免費的菜吃，她最高興了，真是糟蹋糧食，怎麼吃都吃不胖；小玉沈思：「哪像自己，吃兩口，剩三口，還胖一公斤，不公平。」小玉回頭看看時鐘，已經快一點了，居然只有這一桌客人，路上行人依然匆忙，只是沒人願意停下腳步走進來。「連餐館也Monday Blue了。」小玉心裡想著。

這時只聽到兩杯玫瑰紅下肚的老先生，嗓門大起來，和剛開始的手足無措判若兩人。

「今天真開心，可惜以後沒機會了，哈！哈！」老先生說話怪怪的。大家心中都有種不祥之感，而做生意的人很忌諱這些不吉利的話，於是王經理也哈哈大笑：「老先生，您今年高壽啊？身子骨很硬朗喔！」

「我今年七十五歲了，活得夠久了。」老先生大聲地說。

餐館的每個角落都聽得清清楚楚，連小玉都側耳傾聽。老太太只在一旁面帶微笑，一面夾菜到老先生碗裡。

「人生70才開始，老先生您還很年輕的啦。」秀秀邊吃邊說。

老先生一邊喝酒一邊感慨：「老了，老了，不像你們年輕人，還有美好的前程；像我三個兒子在美國，唸完博士，在當工程師、會計師什麼的；也都娶媳婦了，孩子也有了；為事業、家庭努力呢！」老先生開始語無倫次了。

「老先生真是好福氣，沒什麼是好操心，可以自己過自己的生活了！哈哈！」王經理不論是尷尬，還是高興都是以哈哈帶過。

「是啊！都不用操心了。」老太太附和地說。

「我要是像您這樣，就可以出國旅行、寫書法啦……」王經理認真地回答，卻讓阿美大笑起來。

「寫書法喔，你會不會畫畫？」阿美笑得花枝亂顫；大家都有點醉了，連一直傻笑的美玲，都聰明地說起玩笑話了：「他還會吹牛皮。」

大家又是一陣亂笑，只有秀秀趕緊說：「喂！王子是我的偶像耶，他為什麼不會寫書法跟畫畫？」又轉過頭問王經理：「你真的會呵？」

王經理不理她，只是很認真地說：「真的、真的，現在要存一點錢，也要學一點興趣，將來老了，退休了，我要去日本玩一陣子。」

老先生煞有其事地搖搖頭：「我不喜歡日本。」

「去紐西蘭啊！」阿美很大聲地說，連小玉都忍不住抬頭，好奇地望著她。阿美發現自己是眾人焦點，就高興起來了。「聽說紐西蘭羊比人還多喔！」

也許是酒的緣故，也許是阿美認真的表情，大家突然都笑了起來。

「真的啊！這是我的夢想。」阿美正經地說。

老先生喝得興起，又多點了一些菜，連小玉也被點名。小玉雖然不習慣和人交際應酬，但是反正閒著也是閒著，總不能不給情面。老先生又掏出一千塊交給小玉，說是小費。

這時候門又開了，原來是老闆下樓來看一看。一看之下，大吃一驚。王經理連忙拉一張椅子，並且向老先生介紹，這位是老闆；大家心裡想的都是一樣的：幸好不是老闆娘。

老先生也高興地向老闆打招呼：「老闆啊！祝你賺大錢啊！」

「謝謝啊，這年頭生意難作喔！」老闆的缺點，也是他的優點，馬上就忘記他原來要說的話，於是他也加入了。

大家很高興地輪流敬酒。老先生嘆了一口氣又說：「唉！辛苦了一輩子，所有的青春和積蓄都給了小孩，現在老了卻不知道要做什麼。」

這句話讓大家都沈默了，老闆只好說：「啊！家家有本難念的經！」

「對啊！賣計較那麼多啦！」秀秀說：「像我兒子啊，國中啦，也不知道賺錢辛苦；一下子要買電腦，一下子要買電動。吃米不知米價，等他上高中，就叫他至升

至妹。」

「自生自滅啦！叫妳唸書不唸書。」王經理笑著說。小玉心想：看不出來，小孩那麼大了。老先生也有相同的想法。「看不出來啊！妳保養得好喔，小孩都國中了。」

「沒有啦！」秀秀不好意思地說：「賺錢很忙，沒時間老啦！」

「說得好！」老先生誇獎了一番。

「那妳先生在哪高就啊？」老太太突然問。王經理和阿美都看秀秀一眼，表情有點尷尬。秀秀倒是很乾脆地說：「跑啦！幾年前跟一個女的跑了。」

老太太很不好意思地說：「真抱歉。」

「沒關係，這有什麼？」秀秀神情泰然，還站起來有點自豪，又有點氣憤地說：「小孩是我一個人帶大的！那個死鬼只知道找女人，最好別給我路上遇到。」

「遇到妳要怎樣？」阿美問。

秀秀想一想：「要怎樣喔…」還沒接口，美玲突然很認真地，一字一字地說：

「謝謝那個女的把他帶走。」

大家都忍不住笑了，秀秀笑得最大聲：「對啊！等我們家弟弟長大了，我要去唸書。」秀秀想到了，自己在喃喃自語地計畫著。

「我家那個老的喔，只會做工啦，小孩又還小，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去紐西蘭啊！」阿美很煩惱地說。

「紐西蘭？」老闆問。

「對啊！阿美要去啦！」大家七嘴八舌說著紐西蘭啦、移民啦，還介紹著那裡羊比人多。

老闆不以為意。「羊很多要幹嘛？」

「羊比人好，人是無情無義的。」老先生說。大家還來不及接口，在一旁的美玲若有所思地想著上一個問題，小聲地說「羊有奶啊！」

大家又是一陣哄堂大笑，老先生、老太太也忍不住地笑了起來。

老闆也接著說：「對啊！辛苦工作為了下一代，等小孩都大了，我們就可以過自己的日子了。來，乾杯！」「兒孫自有兒孫福，照顧他們是我們的義務，不過也不

用要求太多，自己過得好最重要。」王經理接著說。「你說得輕鬆！」阿美反駁。「你又沒有小孩。」

「我、我、我、我是這麼想啦。」王經理窘迫的樣子，讓大家不忍心。

老先生趕緊解圍：「都說得好，來喝一杯！」

「那妳呢？」放下酒杯，老先生問小玉。「小姐很年輕，一定是剛畢業的喔！」

「是。」小玉臉紅地回答。

「那妳將來想做什麼？」

「我、我想唸書。」

「跟我一樣ㄟ！」秀秀說。

「我想念研究所，我要存錢去念研究所。」小玉說。阿美對著秀秀扮鬼臉：「誰跟妳一樣？」

老闆說：「一樣，一樣，大家都很有上進心，很棒，我不知道我的員工都那麼棒。」

「我也要去！」美玲很堅定地說。「我也很有上進心喔！」

老闆忍住笑：「是啊！是啊！美玲也很有上進心的。那妳想念什麼？」

美玲想一想，小聲地問：「有沒有關於愛情小說的？」大家實在不知道如何接下去了，只好舉杯，祝大家心想事成。

雖然，明知道兩位老人家一定是受了什麼委屈，但是大家並不開口問，只是大家開開心心地吃了一餐；皆大歡喜，中午就是這麼一桌，沒有別的客人了。

晚上，小玉回到家已經九點多了。爸爸還在吃著晚飯；開計程車的父親剛剛下班。媽媽一邊看著九點檔，一邊做著手工貼補家用；當兵剛退伍的哥哥，則坐在沙發上，翹著腿看報紙。家裡氣氛十分沈悶，彷彿有事要發生。

「要不要吃飯？」小玉的爸爸問。小玉搖搖頭，坐在父親的對面，然後下定決心。

「爸，我想到美國唸書。」小玉小聲說。小玉的父親放下手中的碗，但是並未抬頭看她。母親也放下手工，看向飯桌這邊；哥哥則是哼了一聲，繼續看報紙。大家都一聲不響，只有電視的九點檔激烈地爭吵，上演著家庭悲劇。父親不發一語，

繼續吃飯，果然如預料的情節一般，連台詞都一模一樣。

小玉的母親問：「到美國唸書那要花多少錢啊？妳好不容易念到專科畢業，還要花家裡的錢啊！想唸書可以在台灣念啊，妳可以去半工半讀啊！」

小玉連忙說：「我有存一些啊！我想要去美國看看。我有學姐在美國，她說只有學費貴，生活費很便宜；她會照顧我…」

「妳那些錢給妳自己用都不夠了，去美國要花很多錢！妳那麼大了，也不分擔家用。」母親繼續說。

「算我跟你們借的，我將來會還給你們。」

「那麼多錢，妳要還到哪一年？」

小玉急了，眼淚快掉下來，想不出話反駁，只有衝口一句：「如果哥要去，你們就一定會答應的。對不對？」說完就衝進自己的房間，用力關上門。也不知道是哪裡來的委屈，忍不住大哭了起來。想到哥哥從小就受到特別的待遇，茶來伸手，飯來張口。家事不用作，連當兵都還向家裡要零用錢，媽媽從來不皺個眉頭；這棟房子也是他的名下…想到這些不平的事，就又忍不住掉淚。哭著、哭著也不知道什麼時候，就睡著了。

接下來的一個星期，小玉家瀰漫著奇怪的氣氛。大家避免談論這個話題。小玉心想是沒希望的了，只好自己努力存錢了。然而休假日一到，她還是忍不住地和朋友去逛街、看電影；理由是要麻醉自己，不去想這個問題。

「他媽的！白板！」阿美啪地閤上訂席簿。

「阿美，妳嘛幫幫忙！」小玉說。今天又是星期一了。突然門被推開，郵差丟進來一封信，居然是用工整的書法寫的，阿美丟給小玉。

「全體員工收！」小玉唸著。兩人心裡都很納悶。

一會兒王經理又匆匆忙忙進來，一進來就探頭問小玉：「老闆下來了嗎？」

「還沒！」

「喔！」好像鬆了一口氣，門被推開。

「啊！老闆早！」王經理有點心虛。

「老闆娘呢？」小玉發現只有老闆一個人下樓來。

「昨天小孩生病了，忙了一天，現在在睡覺，等一下幫她帶一碗飯上去。」

「老闆，有一封信。」小玉將信交給他。

「全體員工！是什麼東西啊？」一拆開，裡頭也是工整的毛筆寫的；秀秀和美玲也圍過來。

老闆用他的台灣國語，捲著舌：「XX餐廳的全體員工們，大家好：或許您們覺得很唐突…

「唐突是什麼？」美玲問。

「賣囉唆啦！叫妳唸書不唸書。」

「為什麼會有這麼一封信呢？話說上個星期，我和內人到貴餐廳用餐，那原本是我二人的最後一餐；因為我們打算吃完豐盛的一餐，就要去跳河自殺…」「啊！自殺喔！要報警喔！」秀秀大叫。

「等一下啦！先看完。」

老闆繼續唸：「原因相信大家也清楚。我二人辛苦了一輩子，全都為了孩子們；一點一滴地存錢，讓孩子們吃好的，用好的，念最好的學校，送他們去國外唸書，原本圖的不外是養兒防老，頤養天年。誰知道兒子、媳婦忙於事業，無暇照顧我們二老。孫子們滿口洋文，又不能溝通；心中十分沮喪，只覺得我二人形同廢人，了無生趣，於是做了以上的決定。然而，到了貴餐廳，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熱情，觀念也因此改變了；諸位年輕人也是在為自己的下一代打拼，卻毫不怨天尤人，絲毫不以為苦；或為自己的目標努力，找尋屬於自己的方向。諸位說得對，我二人已無牽掛，更應該為自己的生活規劃才是。於是我二人決定開授書法班，參與社區活動，讓自己老而不廢。感謝諸位讓我二人有了新的生命。等我二人有所成就，必定再度光臨貴餐廳。敬祝諸位，身體健康萬事如意。」

「這是誰啊？」老闆唸完後，仍然摸不著頭緒。

「就是上個星期一啊，兩位老人，還請我們一起吃啊！」王經理說。

「原來這樣喔！」老闆點點頭。大家心情卻有點沈重，都不想說話。

美玲忍不住問：「那是什麼意思啊？」

沒人理她，後面廚房師傅叫著：「快點吃早飯喔！等一下客人來了！要多吃一

點，才能努力工作喔！」

「好喔！我來了！」阿美又是興高采烈地跑向餐桌。

王經理趁四下無人，小聲對秀秀說：「喂！我明天輪休，而且明天也是白板，我帶妳和妳兒子去動物園。」秀秀心裡高興，嘴上卻說：「三八，我們怎麼可以一起休啊？」

「妳請病假啊！笨蛋！」秀秀就默不作聲地走到後面盛飯，然後如以往一般地討好：「王子請用飯。」一樣惹得大家一陣哄笑，小玉這才站起身來，這一切都聽在耳裡，也不說破，心中卻不禁好笑起來。

下班回到家，已經九點多了；小玉很想和母親說說今天的事，卻不知道怎麼開口；母親仍然看著九點檔；父親在吃飯；哥哥一樣翹著腿、看報紙。

小玉說了一聲：「我回來了。」

父親一樣問著：「要不要吃飯？」

「不要！」小玉回答，然後走回房間去，輕輕地關上門，還沒關上，母親就走進來了。

「小玉啊！媽有話跟妳說。」

「喔！什麼事？」

母親手上拿著一本存摺，就對小玉說：「妳知道這房子的名字是你哥哥的，我和妳爸原本有幫妳存一筆錢，是要給妳當嫁妝的；既然妳想去唸書，就拿去唸吧！不過，」小玉的母親又接著說：「爸媽都老了，怕沒辦法幫妳存嫁妝了，不夠的，妳要自己想辦法了。」

說完，就將存摺放在小玉的手中，然後離開房間；小玉看著那本泛黃的存摺，想著平時省吃儉用的父母，眼淚就又不聽使喚地流個不停了…。